

陳貽芳

個人簡介

1931 年生於順德大良。戰前入讀私塾，廣州淪陷後被送往廣東兒童教養院。1944 年，小學畢業，次年在連州升讀初中。和平後，回到廣州，入讀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。1949 年，高中畢業，加入東江縱隊第一支隊。1950 年，於花東鎮象山墟教小學，工作至退休。

童年生活

我是順德大良人，1931 年正月廿七出生。媽媽在我小時候便過身了，爺爺曾任滿清駐舊金山大使，有很多家族親屬。爸爸是長子，但不務正業，要賣田賣地。十歲時，我讀兒教院，父親也過世了。小時候，我過得很苦。原來有兩個哥哥，但其中一個在台兒莊戰役中犧牲。我靠哥哥的撫恤費讀書，生活則由姑姑和叔叔來照顧。叔叔在燕塘軍校讀書。¹他是李漢魂的部下，²戰時駐在韶關。我的堂哥哥後來也進了黃埔軍校讀書。

七、八歲時，我住在順德，當時廣州已經淪陷。姑姑在兒童教養院當教師，到戰區收容那些流離失所的、無父無母的或父母無法照顧的小孩。南、番、順一帶原來是富裕之鄉，³但淪陷時成了最貧窮的地方，日本人在那裡也搜刮得很厲害。我們沒錢，又收不到租金。1941 年，姑姑和叔叔在粵北，父親便送我到連縣找姑姑。父親一路帶著我們，穿過蘆包和三水的封鎖線，過程很驚險！到了清遠，我們遇到一家人。那家裡有人患病，爸爸懂一點醫術，便幫忙看病，最後救了那人。於是，他們幫助我們上粵北。

廣東兒童教養院

教養院一、二、三院叫做中央院，即由中央直接支援，條件比較好。每院都有上千名學生。除了七個分院，還有實驗中學、實驗小學、力行中學、工農職業學校和師範學校。最初師範叫勤勤師範，後來改名為江村師範。這是配套完善的教學系統，譬如在第一院畢業，如果連縣龍咀的中學接收不了所有學童，他們便可報考曲江和韶關的學校。小叔年紀和我一樣大，我們一起進到連縣龍咀的第二院讀書，後來表哥也去了。

¹ 燕塘軍校即廣東軍事政治學校，隸屬陳濟棠領導的第 12 集團軍，陳並兼任校長。全校有學生總隊、軍官總隊、高射炮隊、政治深造班等部門。燕塘軍校由南京國民政府接辦後，改稱為「中央軍校廣州分校」。

² 李漢魂，字伯豪，廣東省吳川市中山鎮人，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。抗日戰爭時曾任戰時廣東省政府主席 6 年。

³ 南、番、順指南海、番禺、順德。

記得吳菊芳院長和李漢魂將軍也會過來看一看，⁴很關心我們。李漢魂的公館，就在龍咀附近一條村的山坡上，他休假時便到教養院巡視。他會和大家見見面、說說話，有時候還會和小朋友握握手，非常親切。

我到教養院前，曾經讀過幾年卜卜齋，念過唐詩和古文。那時年紀小，學到的東西不多。教養院是四年制的，跟普通小學一樣。1941年，我正式入讀，1944年小學畢業。教養院課程分軍事、經濟、文化、政治四科，軍事科會進行操兵訓練和爬山活動；文化科即語文科，教文化和識字；經濟科教數學。至於圖、工、音、體，也會教授，故學習挺全面的。此外，還有工藝班和農藝班，其中有些是必修課，有些則按個人興趣選擇。

教養院有一年級、二年級、三年級、四年級，我們分班上課。一年級有多少班，就有多少課室。二院有條課室街，課室以松皮搭建，屋頂也以松皮為瓦。記得初時用木作支架，後來爛了便拆除，改用竹箬建造。教養院的辦公室在課室街中間，下面是農科研究所。課室的桌子由四條木條和兩塊木板釘製而成，每張桌子可坐三、四人。學生自己拿小凳子上課，下課後，便搬回宿舍，待吃飯時坐。

我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讀書，但課餘生活也挺精彩。教養院會定期舉辦演講比賽和歌詠比賽。我曾參加院組織的音樂團和粵劇組，也參加過一些演講比賽，還拿過獎。此外，學校有時還會搞什麼墟的，由於我們那裡叫做桐園，所以稱它為桐園墟。晚上，教養院間或有野火會。每個宿舍、每個營社都組織大家一起唱歌、跳舞，做一些當地的客家劇，內容大抵和抗戰有關。有時老師會和我們講述戰事的情況，讓我們瞭解日本人的動向。

二院共有八個營社，分散在山上。兩個營社為一區，例如三營社、四營社就屬二區。那時姑姑是第一區區長，我們女生住在三區六營社。七、八營社位於坑邊，環境不錯。每個宿舍都很大，全是用松皮搭建成的木屋，四四方方的。每個營社約有一百人，分上、下鋪床，共有四排床。那裡的規矩很嚴格，晚上睡覺時不准說話。

老師住在宿舍裡，他們都很辛苦，既要照顧我們的生活，又要教我們讀書，還要去廚房教我們做飯。那時我們輪流工作，一個小隊煮飯，另一小隊便去買菜，例如今天我負責炊事班，那麼今天就要去三江採購食材。從龍咀到三江有幾公里路。當然年紀小的同學，不用去三江，

⁴ 吳菊芳，安徽涇縣人，生於湖北宜昌，畢業於中山大學農學院。抗戰時期任廣東兒童教養院院長、廣東婦女生產工作團團長。

年紀大的才要去。從三江回來，同學便洗菜和煮飯。兒教院只有一個廚房，那時有首歌是這樣的：「自己燒飯自己吃，我們都是小廚神」。

我們一天吃兩餐，午餐和晚餐。有時我們搞活動，夜晚會煮點粥，吃宵夜。如果種了玉米、番薯等，有時也會拿來煮吃。逢年過節，我們便有大塊豬肉吃，那是像手掌那麼大的臘肉，切成長方形，每人一大塊。那天吃得比較豐富，大家都很高興。我們平時沒有什麼肉吃，所以整天想著什麼時候過年，什麼時候雙十節，什麼時候兒童節。初到教養院，我們吃得飽，但後來物資逐漸緊縮，甚至短缺，我們吃得不太飽。於是，我們也會上山摘野果吃。記得剛到教養院時，一些年紀較大的同學，帶我去田裡偷人家的番薯。我不會偷，只幫忙「睇水」，⁵他們便去挖。

從七、八營社走下去，可以看到一個水池，泉水往上噴，我們經常在那裡喝水。由於山路全是黃泥，所以從山腳挑水上來時很難走。我們把削好的竹子插進黃泥裡，用板壓著，建成簡陋梯級。由於下雨，梯級很濕滑，運水的同學走得很辛苦，特別是走在後面的同學。有時候，前面的同學為了遷就後面的同學，不小心跌倒，結果連同後面的同學都一起滾下山去。從山上滾到山腳，大家弄得一身泥濘。有時上山砍柴，山路崎嶇，草鞋也被弄破，只得光著腳走。冬天也是這樣，所以腳趾會長凍瘡。現在說來很輕鬆，其實很淒慘，生活很苦。

有一年，我們去曲江的實驗小學參加萬人大會，即運動會。那時教養院的師生，均集中在那裡。不料日本戰機突然轟炸，把曲江炸得很厲害。我們只顧跑，跑到韶關市的郊外，老師教我們趴在山上。那時有些人因為吃不飽，也沒穿的，就去拿那些死傷者的物品，如鞋子等，但我不想拿。當時情況很淒慘！至今，我仍然印象深刻。幸好我的同學沒有死，也沒有傷，大家及時逃了出來。

大撤退

不久，我們回到連縣二院。大撤退時，我們像一群小鴨子，跟隨二院的隊伍離開。我們沿途走路，經過星子、坪石，一直北上。我們翻山越嶺，夜裡就在村鎮的民居或祠堂裡借宿，吃飯方面由學校安排，不用擔心。那一年下大雪，老師和教導員都很慘，他們先去黑山、煤山，再回到連州。

⁵ 睇水為廣東俗語，把風的意思。

1945 年，我們終於回到連州，住在南海會館，那時我升讀初中班。南海會館對面有一些祠堂，小學部就在那裡。我們在南海會館住了整整一年，其間曾到各地演出，記得去過青年會和一些基督教會會堂。我們曾演過《戚繼光》、《鄭成功》等粵劇。我扮演老太婆，就是戚繼光的老婆，還有鄭經的媽媽。這個劇團在我們讀初中前就成立了，已有三、四年，主要在医院裡表演。觀看戲劇，算是同學們的文娛節目。

抗戰勝利時，我在連州。當時很熱鬧，我們在沙灘聚會慶祝。我知道可以回家了，相當高興。抗戰八年，我整天跟著姑姑，那時堂大嫂也在教養院教書，堂哥哥是國民黨司長和黃埔軍校秘書長，經常騎馬來教養院視察。這八年來，我有親人在身邊陪伴，學校也照顧得很好。吳菊芳收養了一群小孩子，給我們一個大家庭。大家就像兄弟姐妹，感情很深厚。如果沒有教養院的教育和照顧，我現在都不知道變成怎樣了。

戰後生活

1946、1947 年左右，我讀完初中回廣州。河南的鳳凰村有一個屬於殘廢軍人的軍營，⁶叫做舊鳳凰。⁷當時廣東省女子師範學校秋季招生，我們全班同學均去投考，結果有八個同學考上，我是其中一個。那時抗戰勝利，四面八方的人均來報考，結果學校開了八個班。1949 年，我畢業了。

那時廣州處於戰後的交接時期，有點混亂。我沒有相熟的人，很難找工作。姐夫在公安局太平分局工作，介紹我去做戶籍員，負責登記戶口。半年後，有些同學參加了東江縱隊第一支隊。當初我就說去考公學，怎知道考試已經結束，結果就分配我到東一支的衛生隊當衛生員。他們說我是師範生，就把我調往參謀處教小鬼隊。其實那些小鬼很厲害，都經過鍛煉。我又調去番禺石碁支前工作隊，⁸參與了幾個月的退租退額工作，又搞婦女工作，逐漸有些群眾基礎。後來他們又說師範生要歸隊。與其要別人分配工作，倒不如自己找。這樣我便在廣州坐火車去花縣。當時我心裡很亂，很淒涼！我不熟悉那地方，乘車去花山鎮坪山，再步行到花東鎮象山，在獅嶺找到一個同學，便在那裡代課。1950 年又回象山教小學，從此一直在教育界工作。

⁶ 河南指廣州市珠江南岸。

⁷ 按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記載：「二分院首先在佛山疊滘鄉找到院址，這裡是一處祠堂群，環境很好，但居住過於分散，非長久之計，後經吳院長介紹，在廣州鳳凰村找到一處軍營中心，這裡一共有六座大兵營。因為另一些單位也爭相進駐，二院聞訊，立刻從疊滘遷入。兩天後，一分院也進駐了。」見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：《烽火歲月的豐碑 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》，1995 年，頁 131。

⁸ 支前，即支援解放海南島的意思。